

浪子回头记



市公安局编



I25
308

浪子回头记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RBH 25/15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。它辑录了十四个“浪子回头”的真实故事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走过歧路，后来在党的教育下，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，这些失足青年又重新走上了新生活的坦途。

蒙上了灰尘的金子，拂去灰尘，依然能熠熠闪光。失足的青少年，只要改正错误，加强思想修养，就能够迅速赶上时代的步伐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！

浪子回头记

武汉市公安局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375印张 1插页 37,700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800

统一书号：3106·664 定价：0.41元

目 录

- 春风化雨育新人刘虎飞(1)
- 新生赵继民(17)
- “八大金刚”转变记李群芳(27)
- 一个女营业员的道路赵康晏(37)
- 追赶春天的人胡成林 陈晓云(43)
- “女大王”的今昔纪 明(49)
- 履历靠自己填写李群芳(57)
- 她回来了公 阪(67)
- 双喜临门官 强(78)
- 流浪儿的昨天与今天朱德武(89)
- 一百零六票杉 匠(97)
- 收获来自耕耘纵兆云(105)
- 抬起头做人白 云(113)
- 金钥匙打开了锈锁寒 絮(124)



春风化雨育新人

刘虎飞

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在武汉市某区一座平房左边的厢房里，一对青年举行了异常简朴的婚礼。他们没有办酒席，没有成群结队的宾客，没有任何铺张和炫耀。下午三点，新郎新娘并肩而立，面向房里坐着的十几位来宾，唱起了欢乐的歌曲：“年轻的朋友们……”

新郎颀长白净，身穿白衬衣，深灰色涤纶裤，神情激动，声音高亢、圆润；新娘苗条、娴雅、腼腆，声音轻柔。歌声在来宾心头萦绕，引起人们的沉思和遐想……

对他俩的婚事，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，新郎的二叔在婚礼上就坦率地说：“我至今对你们的婚事还不理解！”不理解的人何止他一个，在新娘的亲属中，也有人对他俩的婚事摇头。然而，也有人对他俩的婚事很热心、很称赞。新郎所在单位的工会主席、保卫股长、团委书记等都来参加了婚礼，新娘的一些同事也表示祝贺。他俩的婚事，引起了如此不同的

反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说来话长啊！

新郎叫杨平，二十八岁，是某机车修理厂铸造车间的工人；新娘叫王蓉，二十五岁，是某棉织厂工人。他俩从认识到结婚，有一段传奇似的经历。

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，在一次偶然而又奇特的事件中，他们相识了。那天傍晚，杨平在汽车站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以后，四处窥探，很快瞄准了目标，悄悄接近了一位中年男人，他一只手搭好“架子”，另一只手正要行动，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个姑娘的目光象利剑一样向他刺过来，他愣了一下，以凶狠的目光迎上去，警告对方：“小心，少管闲事！”可是，那姑娘的目光没有退缩，依然紧紧地盯着他。他只好暗暗咒骂对方，缩回双手。车到站后，他下去了，闷闷不乐地向前走去，忽然发现车上那姑娘正在自己前面走。他赶紧跟上去，走到行人稀少处，猛地叫道：“喂，站住！”那姑娘蓦地抖动了一下，停住了脚。他几步赶上前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刚才搞得好玩！为么事跟我过不去？！”姑娘犹豫了片刻以后，坦然地回答道：“你还问我，你刚才想搞么事？这么大的人，为么事不学好？！”听到这话，他本想大声说：“哼，要你教训我！”可是，在姑娘坦然无畏的目光的逼视下，他嘴唇张了张，竟没有吐出一个字。眼前这位显然比他年轻瘦弱的姑娘，好象以一种神奇的力量制服了他。他忽然感到心中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翻腾。他默默地跟她走了一截路，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，到了路口时，突然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姑娘说：“明天晚上，你能不能到车站等我？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那姑娘就是王蓉。杨平最后一句话，强烈地震动了她敏

感善良的心。晚上，她彻夜难眠，反复考虑第二天去不去。她脑袋好象裂成了两半，一半说：“你不能去！跟这种人来往，会有好下场吗？”另一半说：“去吧，去听听他说什么。也许，他还能变好。你是共青团员，有责任帮助失足青少年，不能躲避！”

第二天，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杨平会面了。对她的来临，杨平十分惊喜，但他看了她一眼，却没有开口。“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”听她这么一说，他才鼓起勇气，移动脚，同她边走边谈。他激动地、坦白地对她说：“我蛮坏，是个蛮坏的人，你知道吗？”她强压住心头的惊讶，和善地说：“坏可以变好嘛，你想不想变好？”他没有回答她的话，又坦白地说：“我是从劳教农场跑出来的。”“劳教！跑出来的！”她好象被这几个字猛击了几下，不由得屏住气，好久没说出话来。当她清醒过来，想离去的时候，他却主动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。他那忧伤的声调，又打消了她先前的恐惧，默默地听他说了下去。

“我爸爸是学医的，我三岁的时候，他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阳新县。我八岁那年，妈妈带着妹妹改嫁了。那以后，爸爸也组织了新家庭，他们都不管我，让我跟奶奶、爷爷一起生活。从小人家就看不起我，欺侮我，我经常对奶奶说：‘奶奶，我要爸爸，我要妈妈，你要他们回来！’奶奶总是说：‘他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工作很忙，回不来！’”

“我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教育，刚进初中，就碰到了‘文化大革命’。那时候，‘读书无用’，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，我还经常受气。有一次，我说隔壁班上的同学

‘唱《东方红》唱得不起劲’，被当作反革命言论批判。一九六九年，在学校里，我经常挨斗、挂黑牌。人家说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思想反动。我心里很难受，可是回家去，还不敢跟奶奶、爷爷说。一九七〇年奶奶去世了，我更加感到孤独。一九七一年，学校不让我升高中，硬要我下放，当时爷爷病了，他们也不让我留在城里。

“到农村以后，我开始学坏了。我总是想，我这一辈子都要受歧视，没有什么前途，倒不如吃一点、喝一点，图个嘴巴舒服。吃吃喝喝要钱花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开始，我总是跟偷钱包的一起上馆子，混点吃的，时间长了，光吃人家的，自己觉得丢脸，人家也不高兴，从一九七三年起，我也学会了偷。以后就越滑越远，打、闹、赌、偷样样来。

“一九七五年，我被招到工厂当了工人，当时也想：有工作了，该学好了。可是，从农村回来的时候，到家一看，爷爷不在了。问邻居，他们告诉我，爷爷搬到叔叔那里去了，房子退给了房管所，现在已经分给别人了。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打击。后来我就一年四季住在单身职工的宿舍里。

“我最怕过年过节，人家都走了，撇下我无家可归。开始我到叔叔家去了几次，婶娘不高兴，以后爷爷一死，我就不去了。过年过节无聊得心烦，我就到处找人赌博，钱输光了就去偷，赢了就上餐馆大吃大喝。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，大年三十，我在一个商场偷钱包，被公安人员抓住了。先是收审，后来改为劳教两年，被送到劳教农场。当时农场条件差，人家都有家里人送钱送东西，我没有管，所以进场不到一年我就跑了三次。跑出去偷东西，搞钱用，就这样，越

陷越深。近来，我有时候也想，年纪不小了，不能再这样混下去，可是，一想到我孤零零一个人，没有人同情，没有人帮助，连农场每个月放一天假都没有地方落脚，心里头又灰了……”

听着杨平伤感的叙述，王蓉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一种从未有过的、很复杂的感情在她心中翻涌。她恨他，恨他损人利己，危害人民，危害国家；她又可怜他，同情他，他的家庭遭遇确实不幸。她觉得他已经在泥坑里陷得很深，又觉得他还可以挽救，还不算太坏。正当她暗暗分析评价他的时候，他对她提出了要求：“我们交个朋友吧？我没有家，没有人管，要是你能帮助我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好好做人，再不干坏事！”刚听到这话，她惊恐不已，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可是，恐怖情绪过去后，一个很简单的念头却占据了她的心：“他也是人啊！他需要人同情、关心、帮助，你能够给他，为什么不给呢？他想学好，需要人拉一把，你能够拉他，为什么不伸手呢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经过一番犹豫、斗争，她回答他说：“只要你能真心学好，我愿意帮助你！”“真的？”杨平还不相信，她肯定地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霎时间，杨平眼里闪出了充满希望的光芒。

“奇迹”就这样发生了。一个朴实善良、正派上进的姑娘，一个车间团支部委员，居然和一个小偷、劳教在逃人员交上了朋友。这“奇迹”发生在八十年代，发生在党号召动员各方面力量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年代里。

几天后，杨平出现在小王家里。他对小王一家人不敢说真话，只说自己在襄樊铁路局工作，这次是回来休假。小王

一家人谨慎地接待了他。环境并不理想，小王家住房狭窄，他只能睡在暗楼上；小王家的人，对他客气、友好，然而和他相处并不融洽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感觉新鲜、激动，他竭力改变自己原来的模样，不再与原来的“哥儿们”来往，怀着极大的热情帮助小王妈妈做家务事，买米、买煤，洗菜做饭，能干的事他都干。小王的妹妹病重住院，他还热情地前往照看。可是，小王一刻也没有忘记，他是从劳教农场跑出来的，她一直在暗暗催促他：“快回去！”十月底，她毅然决然，送他回到了劳教农场。

在农场，小王受到了热情欢迎。农场负责人李仁顺同她谈了很久。他介绍了杨平进农场后的情况，他感谢小王与农场干部一起做杨平的转化工作，勉励小王坚持下去，做出成效，他还与小王一起研究今后的工作怎样做。在他的支持下，小王的信心更足了。

杨平回场也受到了欢迎。他原以为，这次跑出去时间长，一定会受处罚，不料，他听到的却是李仁顺科长的勉励和启发：“听小王说，你这次出去没有干坏事，不错，有进步！希望你能够进一步想几个问题：一、政府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来？二、私自外逃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三、我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原谅你？四、小王为什么那样热心地帮助你？”这四个问题，看来很简单，杨平却想了很久，才悟出一个道理：政府、农场干部、小王，他们是真心实意为我好，帮助我走正道。

有了这个认识以后，杨平在农场说话、做事也发生了变化。他劳动积极，不再闹事，能服从干部管教了。他还利用休息时间，给小王家里人写了一封长信，把自己的一切都老

老实地告诉了他们。他想从此以后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不再用谎言欺骗别人。他的想法是好的，可是，这封信却使小王受到了一家人的围攻。她爸爸、妈妈、两个姐姐、嫂子都反对她跟杨平继续来往，只有哥哥和妹妹没有参加围攻。指责、训斥、嘲笑、劝说，象潮水一样涌向小王，她解释、哭泣、沉默，但始终没有责怪家里人。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。十年动乱中，“血统论”、“株连九族”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！谁愿意让一个劳教人员变为自己的亲属呢？

小王顽强地坚持与杨平来往，她一家人也只好压抑心头的、不快、不满，勉强容忍杨平的来临。农场每个月放一天假，这一天，他总是在小王家度过。只要他一出现，小王一家人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气氛就变得很紧张，大家说话、做事，显得格外小心、严肃。紧张孕育着爆发。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夕，农场放了两天假，杨平怀揣假条，高高兴兴来到了小王家。小王还在上班，家里只有她妈妈一个人。看到他，小王妈妈心里一沉，暗暗叫苦：“天哪！他这一来，一家人春节还能有个笑脸吗？”想到这里，她脸上不禁挂满了愁容，嘴边不觉溜出一句话：“快过春节了，你又来做么事？”听到这话，杨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强按住心头的、不快说：“农场放假了。”“你这一来，我们一家人春节怎样过下去呢？”杨平一下明白了老人的意思，头脑里不禁嗡嗡作响，心里头有一团莫名的怒火在往上窜，他转身飞快离开了小王的家。他跑上大街后，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，到哪儿去呢？他拿不定主意。一时间，过去那种逢年过节就分外强烈的孤独感又袭上了心头。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，脑袋里梦幻般地出现了杂乱的



念头和形象：“哥儿们”、李科长、小王……钱、赌场、牌、烟头……《中国青年》、小王的手、肥皂、牙膏……梦幻消失后，回农场还是不回的念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，最后，他还是回到了农场，没有在外面流浪。

第二天，正当他一个人在农场宿舍里发闷发愁的时候，小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她顶风冒雨而来，满头汗水，两脚黄泥，一看到他就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怕你又到外面鬼混，今天请了假，就……”下面的话，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心里一酸，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在眼眶里旋转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请她坐下。

春节以后，他照例一放假就到小王家里去。小王一家人对他的态度依然很冷淡，小王在家里受围攻的局面也没有改变。有一天，她爸爸听了人家的闲话，回家后，对她发火了，要她跟杨平断绝来往，她没有吭声。爸爸一怒之下，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她不得不住进厂里女职工宿舍，几天后，在妈妈的劝解下，她爸爸才让她归家。

冷冰冰的蔑视，公开的驱赶，没有动摇小王，却使杨平动摇了。他觉得，“要做个好人太难”，前途无望。好几次，他想不再进小王的家门，还是到外面游荡，与以前的“哥儿们”玩耍。李科长和小王及时发现了他的思想苗头，他们用支持、鼓励、感化、警告、管束使他克服了动摇情绪，沿着已选择的正确道路走了下去。

在坚持进步的过程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王一家人对他的态度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一天晚上，九点多钟了，小王的哥哥还外出未归，她妈妈焦虑地依在门口张望，自言自语

地说：“到哪里去了呢？怎么还不回来？”不料这句很平常的话深深触动了杨平的心。他躺在暗楼上，竟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小王和她妈妈惊奇地问他为什么哭，他不作声，好半天，才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以前，我到外面玩几天几夜，也没有人问过我，要是早有人问一声，我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！”听了这话，小王的妈妈不由自主地揩了揩眼睛，旁边的人也很有感触。从此，他们便不自觉地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杨平了。

他们渐渐发现，杨平确实还有些长处，而且，他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。他每次一到家，便把假条交到小王手上。他每个月只能在家里呆一天，这一天，对一个过了二十九天集体生活的人来说，是异常宝贵的；这一天，对“野性”很强的杨平来说，也是很难控制的。然而，他控制住了自己。这一天，他很少外出，不但没有再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连电影也很少去看。每次一到家，他便帮忙做家务事，连洗衣服、上被子这样的事也抢着干。有时候没事干，他也看看书，哼哼歌，学点有用的知识。这些表现，小王一家人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尽管他们在听到邻居、同事的一些冷言冷语时依然很不痛快，但他们不再把这种不痛快转嫁给杨平了。

一九八一年七月，杨平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《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和劳教人员的决定》公布实施后，在农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。农场领导号召全体劳教人员对照《决定》检查自己，有问题主动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杨平思想斗争异常激烈。他暗想：自己问题还不少，进农场不到一年，跑了三次，撬商店、

搞自行车，偷盗扒窃都干过，以前都没坦白，现在怎么办？说还是不说？他举棋不定，一会儿想“竹筒倒豆子”，干脆把以前隐瞒的问题都倒出来，从此轻装向前走正道；一会儿又想：交代了这么多问题，还能受宽大吗？小王能原谅自己吗？他吃不香，睡不好，夜晚躺在床上，常常想起很多往事，想起进农场后，管教干部对自己的教育、挽救和感化。

有一次，他私自外逃，在公共汽车上扒窃，被公安人员抓住送回了农场。李科长带病找他谈话，他心想：“这次肯定完了，不如破罐破摔，干脆闹个痛快。”不料李科长对他不骂不训不吼不敲，只是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小杨，你快三十了，这些年怎么过来的，你想过没有？以后打算怎么过下去，你想过没有？”他惶惑地看着李科长，无言对答。李科长又说：“生活上有困难，跟我们说，我们一定帮你想办法解决……”亲切委婉的劝说，使他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又有一次，那是北风呼啸、寒气逼人的冬夜，管教干部何同志和周同志到劳教人员宿舍里查房，发现他连被子也没有，他们问明情况后，突然离去了。不一会，何干部把自己的棉被抱来了，周干部也把自己的垫絮拿来了。他激动地说：“不，不，你们也冷！”干部们笑笑说：“我们还有。”当天晚上，在温暖的棉被里，他曾暗暗发誓：“再不干坏事了！”

往事的回忆，促使他拿定了主意。他跑到农场党支部，一口气交代了全部余罪，计人民币千余元，还揭发了他人。结果，他不但受到了宽大处理，还受到了表扬。

丢掉了包袱，他告别昨天，走向新岸的步伐更大更坚定了。他学习、劳动积极，自觉遵守场规场纪，成为劳教人员

中表现突出的骨干学员。一九八二年元月，他被提前解除了劳教。

在回厂的路上，他又高兴又担忧。高兴的是，从此，生活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自己眼前；担忧的是，回厂后，领导和同事恐怕会另眼相待，处处受人歧视。越接近离别两年的工厂，他的心跳动越快，在最后一截路上，他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，陷入了沉思：“在这个厂，你一贯不服从管理，经常旷工、赌博、损坏公物，受过行政处分，是有名的坏典型。回到这儿，你还能抬起头来做人吗？讽刺、打击、挖苦、歧视，你受得了吗？”怀着种种疑虑，他紧张地踏进了厂门。

结果，他又错了！迎接他的，不是冰冷刺骨的寒风，而是一阵阵暖人心胸的春风。厂党委书记在百忙中抽空亲自接待他，热情地对他说：“我们欢迎你回来参加工作，希望你振作精神，一切从零开始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群众对你以前的看法。”

保卫股长估计他刚回来没钱用，预先帮他在财务科借了十元钱，并买好饭菜票交到他手上。厂总务室主任知道他没有铺盖行李，马上借了一套给他，还跟他安排了住处。

厂团委书记、车间党团组织负责人都诚恳地同他交心谈心，鼓励他继续前进，争取做个好工人。一双双热情的眼睛，温暖的手，一句句暖人肺腑的、贴心的话，使他感动得暗自流泪，他不断自问：“你杨平是有罪之人，凭什么受到组织和同志们如此关怀？！你再不打消顾虑好好干，对得起谁？”

他刚回厂时决心很大，可是，一碰到实际问题，思想又开了岔。春节快到了，按规定，他还不能马上恢复为二级工，

还不能马上在厂里领工资。没有钱，春节怎么过呢？以往过春节，他和“哥儿们”吃喝闹赌，得花一、二百元哪！到哪儿弄钱呢？他的忧虑被细心的保卫股长察觉了。一天晚上，保卫股长对他说：“小杨，春节来了，有困难吧？这次开工资没你的，不要着急，明天我先跟你去借二十元，过了年，以后再说。可不能再到外面乱搞，不义之财用不得，你可要经得起考验！”一番话，说得他又感激又惭愧。第二天，保卫股长果真帮他借了二十元钱。在王蓉的安排下，他用这钱第一次过了一个愉快舒坦的春节。

回厂后。他被分到铸造车间造型三班。在车间党、团支部书记帮助下，他很快适应了工作，适应了厂里和车间里的规章制度。车间团支部书记还主动与他交上了朋友，与此同时，车间又把两个进厂不久、组织纪律性较差的青工交给他管。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，并且经受住了组织对他的考验。他常对两个青工讲自己的经历、教训和体会，要他们走正路。他每天上班时，到一个爱迟到的青工家里叫他一道走。他还到另一个青工家里，了解这个青工八小时外的活动情况。在工作中，他积极带头，对两个青工要求也很严。经过他一番努力，这两个青工都有了进步，两个人基本上能做到出全勤，按规定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了。为此，车间领导表扬了杨平。

一九八二年三月，在开展“文明礼貌月”活动中，杨平做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。

一天中午十二点左右，在工厂附近，一位老人拉着杨平的手说：“小同志，你做点好事，把几角钱我好吗？”他见老人